



我還不想認識你

一堆女性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有人說起一個真實故事。

秀美騎著機車回家，不料身旁一輛並行的汽車突然向右偏，貼近秀美的機車，秀美大吃一驚，立刻向右躲，機車撞上人行道的水泥邊牆，連人帶車倒了下來。汽車駕駛並沒有停下，反而加速離開，留下人仰馬翻的秀美掙扎著爬不起來。

秀美躺了好一會兒才有一個經過的男生伸出援手，扶她起來坐在路旁的石椅上，然後又幫她把機車扶起來，秀美驚魂未定，什麼也說不出來。機車已經無法發動，秀美決定先回家休息，明天

再來處理，男生攔了一部計程車，秀美回頭說了一聲謝便揚長而去。

第二天，秀美回到原地，機車仍在，椅墊上卻多了一頂安全帽和一支球拍，帽中有一張紙條，寫著，「以球會友吧！」旁邊還有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號碼，想必是前一天那男生留的。

講到這裡，一屋子的女人臉上

都露出羨慕憧憬的神色。「好浪漫！」是大家共同的反應。「後來呢？」女人們急切的問。

秀美什麼也沒做，丟了字條，收起安全帽和球拍，照常過她的日子。

「大概她對那個男人沒什麼意思吧！」有人理解的猜測。

秀美生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從小的教養

使她一向就對男人的接近保持高度敏感，只要有哪個陌生男人稍微表現一點點好意，秀美就會覺得對方一定是不懷好意，是覬覦她的身體或生命，是想要占她便宜才故作友善。她則立刻武裝戒嚴，冰冷以對。

一群女人嘰嘰喳喳的講了半天

，發現我們周圍有不少女人（包括我們自己）在經驗不足的年紀時，都是以一副戒慎敵對的態度對待向自己表示好感的男人，除非——除非對方是「可能的對象」。

由於女人總是用「找對象」的現實眼光來評估周圍的男人，她的善意回應只保留給「有可能成為對象」的男人，因此使得女人在和男人交往時顯得十分功利取向，對「不可能成為對象」的男人所表達的善意也多所猜忌。

最糟糕的是像秀美的例子。在長久的文化調教下，女人為了避免可能的麻煩，寧可一貫以冷漠待人，久而久之，她們甚至失去了對善意的男人銘感五內的能力，更不用說具備自己主動表達善意和好感的能力。

談到這裡，一堆女人開始感歎這種人生代價。我們面對的世界不是全然友善的，女人當然需要有所提防，但是，要改變這個狀況，絕不是生產更多的猜忌和敵意，而是以現在已經有的善意為基礎，來創造更多的相互善意。

畢竟，男人所表達的善意若總是全然得不到任何起碼的認可或基本的體貌回應，有時甚至招致

女人對他羞辱，那麼他還能善意多久？他以後又會如何看待女人呢？

因此，女人不能只對自己「看得上」的男人做出善意回應，而對其他表示好感的男人木然冷漠或甚至惡言相向。如果想要有一個整體而言對女人友善的社會環境，我們還需要用起碼的善意回應去培養更多的同盟軍。

我們之中有許多女人已經有足夠自信，可以和男人進行各種性質的互動，但是另外那些尚無把握自在處理男女互動的女人，或許應該學會至少對表達善意的男人誠懇的說：「我還不想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